

# 弃儿

柳达·著

懂事起，孤单时，妈妈在哪里？

心儿飞，泪如雨，爸爸在哪里？

问天地，空无泣，亲人在哪里？

文匯出版社

# 弃儿

柳达·著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弃儿 / 柳达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80741-931-0

I. ①弃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2106 号

# 弃 儿

柳 达 ◎著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7.625

印 数 / 1—6000

ISBN 978-7-80741-931-0

定 价 / 20.00 元

## 编者的话

1960年前后,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,不少省市均出现数量庞大的孤儿群体。其中邻近上海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县市的贫困父母将自己的孩子遗弃于上海。为了挽救众多弃儿的生命,上海先后将弃儿转送到山东、内蒙古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辽宁、陕西等地的家庭抚养。他们被通称为“上海孤儿”。

四十年的岁月,眨眼而过,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,终于也有了能力回望那血脉牵连的来路;可是,命运却再一次把他们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,让他们血泪交迸。是否他们终其一生,都只能在无人的角落里,在午夜泪湿的孤枕上,吟唱“懂事起,孤单时,妈妈在哪里?心儿飞,泪如雨,爸爸在哪里……”的《弃儿之歌》?

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,作者跟这些“上海孤儿”们生活交织在一起,无数次地为他们奔走呼号;还为他们创办《中国孤儿寻亲论坛》为他们寻亲搭了一个交流平台。十年后,作者蘸着自己的泪水,把这群“孤儿”的痛与他们异样的人生,为我们展现出来。读着每一段文字,就如同回望那段凝重的历史。

## 目 录

- 一、一个红布包 / 001
- 二、四十一年前 / 006
- 三、鲁西革命公墓 / 013
- 四、赵心丽的哭泣 / 023
- 五、徐姐的帖子 / 035
- 六、火车站广场 / 048
- 七、原来自己不是上海人 / 060
- 八、像不等于是,是不等于像 / 070
- 九、我就是她的女儿 / 085
- 十、死在妈妈的怀抱里 / 100
- 十一、我没疯,我要寻亲 / 115
- 十二、像,就像复印机复印下来的 / 125
- 十三、这个女人在外面养野男人 / 137
- 十四、家里没钱,只有卖血 / 149
- 十五、你将孤儿的恩人往死里整! / 162
- 十六、我不能欺骗我自己的感情 / 170



- 十七、你们早就送秋天的菠菜了 / 182
- 十八、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/ 188
- 十九、算了,我不在乎一官半职 / 192
- 二十、我知道你与书记关系非同一般 / 201
- 二十一、我不是找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 / 206
- 二十二、我对不起丈夫,我不要寻亲了! / 212
- 二十三、爸爸,妈妈,我们想回家! / 215
- 二十四、半夜三更,还要配车、配司机 / 225
- 二十五、那里有我最亲的亲人和朋友 / 228
- 二十六、不应该是尾声 / 233

## 一、一个红布包

山东鲁西市，北上河北，南下江苏，西邻河南，东依济南，交通发达，人丁兴旺。李雅萍就是这座城市的普普通通的一员。

2002年3月5日，这是李雅萍最快乐的日子，因旧城改造，李雅萍一家乔迁之喜。

上午八时，搬家公司的一辆卡车缓缓地停在家门口，还没等李雅萍招呼，从车上跳下来的五个搬运工人就走进了破旧的屋子，搬这搬那忙开了。李雅萍的丈夫周勇一边往搬运工人耳边夹香烟，一边给工人们分发饮料，只有李雅萍的母亲许阿妹神情不宁，一会儿拉开抽屉，一会儿拉动柜子，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

屋子本来就不大，三间小平房，人多事杂，弄不好碰着年近七十的老母亲，就美中不足了。

“妈，你在找什么呀？”李雅萍问。

“没找什么，我在想住了四十多年的房子，真有些舍不得搬家啊。”许阿妹环顾四周，颇为感慨。

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那边的新房包你满意。妈，你先去车上坐着，我们会搬的，保证不会拉下任何东西的！”李雅萍安慰着母亲。

许阿妹在李雅萍的招呼下，跨出了家门，坐上了卡车驾驶室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家里的东西全部搬上了卡车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轰鸣的声音一辆黄色的拆迁组的大型铲车开了过来，司机探出车窗，以玩笑的口吻说：“李雅萍，没留下金银财宝吧，铲车六亲不认的，一铲下去，全没了。”

“乔迁之喜，你这张臭嘴就不会说些好听点的话！”李雅萍愤怒地边说边爬上了卡车，周勇也拉着车身栏杆，跳上了车。

卡车启动了，驾驶窗内许阿妹大喊一声：“慢！我有东西忘记了！我要下车！”

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，许阿妹已经拧开车门麻利地下了车，急冲冲



地走进了简陋的屋子。“妈，你想干什么呀？”李雅萍虎起了脸，欲下车，丈夫周勇拉住了她，说：“别下车，等一会吧，妈下车总有她的道理。”“有什么道理？无非想起藏私房钱的地方了。真是的，我又不想要她的钱。”李雅萍又坐了下来，只好等了。

可是，卡车司机不乐意了，“嘟嘟嘟”连接了几声刺耳的喇叭，五个搬运工心领神会，不约而同地叫嚷起来：“李雅萍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们还要搬下一家呢，延误时间你要赔钱的。”李雅萍越发生气，拍了一下卡车栏杆，紧锁眉头；周勇连忙赔不是，挨个敬烟。烟未敬完，那边铲车司机，朝李雅萍叫嚷起来了：“李雅萍，你妈怎么了，舍不得搬家就别搬了，当钉子户也不错，等法院来铲房子吧！”

这话让李雅萍心里一哽，四周围的旧平房早已铲倒了，差不多就剩她们家了。李雅萍沉不住气了，她跳下车，走进老屋，只见许阿妹蹲着身子，扒下了内屋墙角下方的半块砖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用红布包着的東西。

“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家都在等你呀！”

“年纪大了，记忆不好了……上车吧。”许阿妹将红布包塞进口袋，拍了拍手上的尘灰，涨红着脸，走出了房门。

搬运卡车缓缓启动时，铲车已经冲向旧屋：旧屋好比久病的老人一样，轰然倒下了。

李雅萍的心这时却再也难以平静了——为了这次动迁，为了这次分房，她将所有积蓄全部搭进去还缺两万元，许阿妹从头至尾，像个陌生人不闻不问。要不是市里向她哥施加压力，她就真成了钉子户。他哥李照料是鲁西科技局副处长，亲自给她送来两万元钱，昨天下午她才算签字画押，妥善解决了。母亲竟然藏私房钱，李雅萍越想越生气。

十分钟后，卡车停在了幸福新村门口。沿街面房子除了李雅萍的店面没来得及装潢之外，其余店面皆装潢一新。李雅萍的哥哥李照料见卡车停下了，就点燃了鞭炮，随后，打开车门将许阿妹从驾驶室搀扶下来，与老人走进了店面。“妈，这店不错吧。我带你上楼看看。”李照料边说



边扶着母亲上了楼。

楼上,除了卫生间,还有三间房,许阿妹住一间朝南的房子,16平方米。许阿妹非常高兴。不一会,搬运工人就将家具一一搬妥。周勇支付了搬运费,搬运工人就走了。

“局里有会,我也走了。”李照料安顿好母亲,与李雅萍说。李雅萍将李照料拉到一边,将许阿妹藏钱的事情告诉了哥哥。

“母亲哪来钱?不可能的!”李照料摸着额头露出费解的神态。

“母亲真的藏钱了——一个小红包,从墙缝里扒出来的。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的。”李雅萍越说越激动。

“父亲死了二十多年,母亲哪来什么钱?她是靠我们兄妹俩生活的。”李照料左想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,“这样吧,等有机会我来问问妈妈。”李照料说完,开着科技局的“桑塔纳”走了。

科技局会议室已经座无虚席,李照料走进会议室,手机响了,是妹夫周勇打来的:“哥,雅萍和妈妈吵起来了,你能来一下吗?”“马上就要开会了,干部竞争上岗会议,不行啊。”李照料竞争正处长位子,四十二岁了,错失一步,又不知道等多少年了,正处与副处是有天壤之别的。

“好吧,等我开完会就来。”李照料关掉手机,向主持会议的局长说明了情况,他希望第一个发言。老局长挺体谅他的,答应了。李照料拿出准备好的稿子,慷慨陈词地阐述了自己的竞争观点,博得阵阵掌声。一个小时后,等他来到李雅萍的店里,看到李雅萍抹着眼泪,许阿妹也是眼圈红红的,似乎哭过一场了。

“人家乔迁新居兴高采烈,没像你们母女俩哭哭啼啼的,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”李照料话音刚落,许阿妹提出要去李照料家里居住,她不想与李雅萍住一起了。李照料知道这是母亲的气话,李家的媳妇小慧君,也就是他的老婆,书香门第人家,看不起李家的农民军人家庭背景,怎么可能与母亲相处得好呢!

“妈,你想去我家住,这也可以的;不过,雅萍怀疑你藏私房钱,你也得说说清楚,否则我要背黑锅了。”

“我过去是藏过私房钱,那是你们父亲生前给我的,但是,前年晓琳



考上济南大学，我都给她上学用了。连同一次性抚恤金，五千八百元啊！”晓琳是李雅萍的女儿，许阿妹的脸涨得通红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竭力申辩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藏钱呢，差点就被铲车铲没了。”李雅萍不为所动，步步紧逼。

“雅萍，妈没藏钱啊——这不是钱，不是——”

“妈，你不要赖了，一块用红布包着的東西。自家人用不着隐瞒什么的，只要你告诉我就行了，我会帮你保管的——你自己保管也可以，我又不要你的钱！”李雅萍企图说服母亲，可是许阿妹就是不承认藏钱。李雅萍赌气地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不把我们当儿女，今后你有事我们也不管了。”说完，李雅萍朝周勇使了几眼，就走出了店面，周勇发动了停在店门口的轻便摩托车，带着李雅萍飞车而去，他们去晒图机专卖店，老店新开，非有新的项目不可。

店内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老年人藏私房钱没什么可追究的，越追究家里越不太平，唉！”李照料长叹一声。

“照料，你们兄妹俩是不是要逼死妈妈？你们是不是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才逼妈妈的？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！”许阿妹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。

李照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。

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，我们没有逼你，也没听人家说什么，是雅萍看见你从墙缝里掏出了小红包，怕你丢失，才——”李照料本还想说下去，不料，许阿妹一抹泪水，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红包，狠狠地丢在李照料的面前。李照料捡起红包，有些错愕，那小红包薄薄的，软软的，不像钱包，也不像是存折。

正当他想打开时，许阿妹坚定地说：“照料，你答应妈一件事才能打开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在我还活在世上的一天，你和雅萍不能去上海寻找你们的亲爹



亲娘!”

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，什么不能去上海寻找亲爹亲娘，难道我和雅萍不是父母亲生的？”李照料始料不及又不敢相信，活在这个世上四十多年了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和妹妹李雅萍不是父母亲生的事情。

一个人的身世含糊不得，李照料顾不得向许阿妹许诺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打开了小红包，原来小红包里有两张泛黄的标有“上海市育儿院健康证”的纸片，其中一张表格上写着：姓名：党民，性别：男，出生年月：1960年1月20日，户口迁出地：上海市斜桥派出所；收养地：抱养。纸片下方盖着“上海市育儿院”的公章。健康证背面写着：“于杰”两字。

另一张健康证表格上写着：姓名：华珍；性别：女；出生年月：1961年5月11日；户口迁出地：上海市斜桥派出所；收养地：鲁西市民政局。纸片下文仍盖着：上海市育儿院的公章……

无须多问了，生日年月日说明了一切，这就是李照料、李雅萍兄妹俩出生时的履历。他们是来自上海的弃儿。李照料看完这些有关自己生命的纸片，望着眼前的许阿妹泪如泉涌，突然，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在许阿妹的面前，声泪俱下：“妈，我答应你，你就是我的亲妈，我绝不会去上海寻找我的亲生父母！”

## 二、四十一年前

鲁西晒图机专卖店摆放着十多台晒图机样品。其中一台运转的晒图机晒出了“雅萍图文社”五个鲜红的大字。

李雅萍颇为满意：搬了新店址，增加经营项目，这是尽快获得利润的手段。服务员将晒好的“雅萍图文社”字样交给了李雅萍，正当他们走出专卖店时，李雅萍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李照料打来的，叫他们赶快回去，顺便买些烧鸡、羊肉什么的，他要在家吃午饭。李雅萍对哥哥历来言听计从，不过，今天她有些费解，身为科技局副处长的哥哥，外面的应酬都忙不过来，请他喝酒都难请得上的，怎么今天想在家吃午饭？况且，为了省钱，早些开张营业，她和周勇商量后，连乔迁酒也不办了。

“哥，是不是母亲真的藏私房钱了。”李雅萍急切地问。

“什么私房钱不私房钱的，我看你真是穷怕了，只知道钱了。别噜苏了，赶快去买菜，别忘了买瓶白酒。”李照料说完就挂断了手机。

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赶回了家。

酒和菜端上了桌子，满满一桌。周勇还要去厨房炒菜，却被李照料制止了，叫他们都坐好，然后，他又将许阿妹搀扶坐上主座，又从厨房拿来了四个酒盅，一一为他们斟满。李雅萍极不自然，除非母亲生日席上之外，在她眼中哥哥一向是大干部派头，在外在家都这样，从没见过哥哥做过为别人斟酒之类的小事。

“雅萍，哥希望你敬妈妈一杯酒，感谢她的养育之恩。”李照料一边说一边端起了酒盅，李雅萍更加不自然了，与母亲生活了四十一年了，她印象中只有在母亲六十大寿生日席上才说过此类的话。母女间何必这么肉麻呢。

平时要依靠哥哥相助，李雅萍还是端起了酒盅，走到母亲身边，说：“妈，今天是乔迁之日，本来是让你高兴的，想不到彼此都不高兴。其

实,我的本意不是要追究私房钱,而我心疼弄丢,这年月赚钱真不容易啊。我向您赔礼了,喝了吧。”李雅萍说完,一仰脖子喝干了。

“雅萍,不要再提私房钱的事情,本来就没有这回事,是你多心了。我与母亲商量后,决定还是告诉你,不消除疑虑,今后的日子不太平。”李照料示意母亲将红包布拿出来,摊在李雅萍的面前。

然而,许阿妹并没有想亮出那个红布包的意思,尽管之前李照料与她商量好了,但许阿妹仍然是顾虑重重。李照料的意思,是只亮出李雅萍的身世,而不要亮出他的身世。李照料认为,鲁西做官的文化环境多是沾亲带故,肥水不外流,一旦让科技局的人知道自己是个上海弃儿,这次竞争处长位置可能就会泡汤;尤其让老婆朱慧君知道,肯定又要被看轻几分了。“上海弃儿”总不是好听的名称。许阿妹觉得李照料的担心不无道理。不过,仅仅将李雅萍的身世亮出来,李雅萍经受得住这突然降临的打击吗?母女相处四十一年了,一直是亲亲热热和和美美的,突然间宣布不是亲生的女儿,许阿妹忐忑不安,于心不忍!

可是,话说到这里,已经由不得许阿妹了,李雅萍已经意识到不是私房钱的小事了。

“妈,到底是怎么回事啊,你快说呀,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!”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你哥瞎操心。”许阿妹仍是顾虑重重。

“不可能的,肯定有事。哥,求你了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李雅萍边说边抓紧了李照料的手,死命地摇着。李照料将李雅萍的手推开,为难地说:

“雅萍,不管怎么样,不论到何时何地,在我生命中,你始终是我的亲妹妹。不过,你不是父母亲生的,你是四十一前从上海送来的孤儿。”

“我是上海孤儿?”李雅萍惊呆了。

“是的。哥不会骗你的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?”

“怎么不可能?当年上海送来不少上海孤儿,我们读书时朱家庄小学当中就有啊。”

李雅萍突然记起来了,上小学时,与她同桌的赵心丽,有一次放学



回家,有几个男同学一边骂她是没人要的海孤儿,一边朝她扔石子,赵心丽那天哭得好伤心。可是,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受到过任何人的辱骂呀!

“妈,我是上海孤儿吗?你快说呀,你不用担心,抚养重于生养,我绝不会……”李雅萍说着说着就伏在桌子上哭泣起来。周勇心疼老婆,也劝许阿妹赶快说清李雅萍的身世,否则太折磨人了!

许阿妹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小红包,摆在了李雅萍的面前。正在伤心哭泣的李雅萍,猛然抬起头,一把紧紧地抓住了红布包,仿佛怕被人抢去似的。她的手哆嗦着打开那个红布包,里面现出的是一张泛黄的上海市育儿院健康证,上面写着:姓名:华珍;性别:女;出生年月:1961年5月9日,户口迁出地:上海市斜桥派出所。纸片下方盖着:上海市育儿院的公章。在备注一栏里有以下的文字:丢弃日期1961年5月11日凌晨于静安区新安里门口,按脐带判断该女婴出生3天。由当地派出所送到上海育儿院。李雅萍看着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文字,顿时明白自己就是这位1961年5月9日出生的名为华珍的女婴了,她不由得嚎啕大哭。突然她尖叫起来:“妈,我是弃儿啊!”

许阿妹见状,也极其难过,喃喃地说:

“雅萍,不是你怀疑妈藏私房钱,妈也不会这么早透露这个秘密的。不过,你迟早会知道的,你爸生前与我有个约定,等我离开人世的前夕,将身世告诉你。提早告诉你一是担心你去找亲爹亲妈,我没人照顾;二是怕你伤心,又不敢过早告诉你。现在我什么都想通了,早告诉你有早告诉你的好处,你的亲爹亲娘应该还活在世上。你去上海找吧!”善良的许阿妹经不起李雅萍的眼泪冲刷,改变了初衷。

“我要去上海寻找亲生父母,我要质问他们为什么丢弃我,我又没缺陷断腿的!”李雅萍顿时气愤起来。李照料也是满腔愤怒,他的出生日期1960年1月20日,正是严寒冬天,不是好心人将他及时送进上海育儿院,岂不是冻死了。

李照料推托单位有事,离开了李雅萍家,他知道再呆下去,自己会控制不住强忍着的情感,就会在李雅萍面前暴露自己与她一样的身



世的!

任何一个家庭出现这种场面肯定是高兴不起来的。许阿妹更是如此了,辛辛苦苦将两个没有血缘的儿女抚养成人,最终还是伤害了他们。她怀疑自己当初该不该收养他们?

“雅萍,你慢点吃,妈上楼休息去了。”许阿妹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楼,走进了自己的新居所,倒在床上就左思右想起来。想到伤心处,老泪纵横。

许阿妹的老伴李志刚原是抗美援朝志愿军,负伤回国后安排在山东军区鲁西休养所疗养。休养所缺少护理人员,就从鲁西农村招些临时工,许阿妹去帮忙了。几十名伤残军人中除了李志刚是河南安阳人之外,其余均是东北人。出于对志愿军英雄的敬仰,许阿妹与邻省的半个老乡李志刚十分投缘。一年后的1953年,两人登记结婚,步入洞房,许阿妹这才知道李志刚的负伤部位不仅在大腿,最致命的,伤在男人的命根,使他失去了做男人的功能。许阿妹尽管是有苦难言,但在当时倡导无私奉献的时代背景下,她将此事深深地埋在了心里。况且,那时李志刚已是休养所副所长,离婚必然涉及李志刚的隐私,对他的自尊心的伤害无疑是惨重的,许阿妹狠不下心。

一年又一年,父母先后去世,许阿妹感到很孤单。1960年5月,许阿妹向李志刚建议,能不能领养一个男孩。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除了今后面对乡亲有个交代之外,等自己年老后也有人照顾。有愧于妻子的李志刚二话没说,欣然答应。于是他写信给转业在上海工作的老战友于杰,说他和妻子准备收养一个男孩。一个星期后,于杰来了回信,说他正在上海民政局帮忙,上海育儿院有许多弃儿,正送往内地抚养,还有些军人家庭赶到上海抱养的,如果真想收养的话,赶快去上海,他看中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李志刚、许阿妹收到信后,就按收养要求,开了介绍信,带上军人伤残等证件,乘火车赶到了上海市育儿院。在于杰的张罗下,办妥了抱养“党民”的手续,第二天就赶回了鲁西休养所,为孩子取名李照料。

不过,在给李照料报户口时,李志刚犯难了,河南安阳老家没什么



亲人了，将来转业也得留在鲁西。如果将孩子的户口报在鲁西，户籍上总要留下哪里迁来的字样，这是无法隐瞒的，万一传出去，大人面子事小，影响孩子的成长事大。李志刚与许阿妹商量，先将李照料的户口报在河南安阳，转业时再迁回鲁西，就能瞒天过海了，至少鲁西人不会知道。许阿妹觉得这样甚好。李志刚为了李照料的户口问题，特地去了一趟河南安阳，户口问题办得妥妥贴贴。

本来李志刚、许阿妹没有再想收养一个女孩的想法，时隔一年多，有一天，李志刚接到于杰的电话，说上海市育儿院弃儿人满为患，传染病暴发，威胁着上千名弃儿的生命，急切需要送往内地抚养，请他帮个忙，与鲁西市民政局联系一下，有没有家庭愿意收养孩子的。受老战友之托，李志刚骑着自行车就赶往了鲁西市民政，通报了上海市育儿院的情况。并且留下于杰的电话，让他们自己联系。回到休养所，李志刚对许阿妹说，国家有困难，是不是我们再收养一个女孩，这也是支持于杰的工作。况且，多个女婴多个女儿，李照料也有个妹妹，有个伴了；许阿妹满心欢喜。

1961年7月11日晚上八时，一列由上海开往北方的列车停靠在鲁西火车站。鲁西市民政局带领着几百号收养人员已经守候多时了。许阿妹也在其中。列车车门打开后，第一个下车的就是于杰，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在上海见过面，许阿妹左挤右挤好不容易才挤到于杰的身边，告诉他，李志刚去军区开后勤会议来不了，她来抱领孩子的。于杰将怀里的名为“华珍”的女婴抱给许阿妹，并且将婴儿的户口迁移证和健康证交给许阿妹。

“嫂子，谢谢志刚兄了，鲁西市这次收养了四百个孩子，为国家分担了困难，了不起啊。车上还有六百名婴儿，将送往河北、山西，办完交接手续，火车就要开了，向志刚兄打声招呼，有机会到上海来玩，我请他喝酒。你回去吧。”于杰动情地说。

许阿妹抱着“华珍”回到家，她将“华珍”放在熟睡中的李照料的身边，许阿妹望着一对儿女，左看右看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为“华



珍”女孩取名李雅萍。两天后，李志刚从军区开会回来，也十分满意。为了给孩子报户口，他又去了一趟河南安阳。

然而，就在收养李雅萍不到两个月，鲁西休养所撤销，伤残军人有的转到济南军区休养所继续休养，有的复员回东北老家，李志刚作为转业干部，分配到鲁西机器厂当支部书记。厂里分配给他三间小平房。夫妻俩住一间；一双儿女住一间；中间那一间成了厨房，许阿妹的农村户口随夫转业报入鲁西市，一双儿女的户口也从河南安阳迁入鲁西。户口簿上只留下“迁出地河南安阳”等字样，李照料、李雅萍的身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隐瞒过去了。

1966年“文革”暴发，因李志刚有抗美援朝伤残军人的金子招牌，当支部书记的他也没受到任何冲击。直到1967年9月，李雅萍上学了，有一天李雅萍问许阿妹：“妈，为什么有人骂赵心丽是上海野种？什么叫野种？”许阿妹心像被铁丝扣紧了，她听于杰说过上海送来鲁西四百个孤儿，想必赵心丽就是其中一位了，也是上海送来的孤儿。

“雅萍，赵心丽不是野种，是孤儿，父母去世了，才送来鲁西的，你不准骂人家。”许阿妹很佩服丈夫有先知之明，不然，自己辛辛苦苦抚养了六年的孩子遭人毒骂，岂能不痛心啊。晚上，李志刚下班回来，许阿妹就将此事告诉了他，夫妻俩又是一番紧张，当晚，夫妻俩拉开了木床，撬开一块砖，将两份上海市育儿院健康证用红布包好，藏了进去，又将砖头塞了进去，又将木床放回原处，不知情的人绝对不会发现。

“阿妹，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告诉孩子身世啊。”李志刚叮嘱许阿妹。

1980年7月，李志刚得了不治之症肺癌，临死之前，仍然关照许阿妹，不到万不得已仍然不能向儿女透露他们的身世，情况不同了，人老体弱真是需要儿女照顾了。尽管许阿妹连连点头，心里却没有任何担心和顾虑，因为，那时初中毕业的李雅萍在鲁西印刷厂工作多年了；高中毕业的李志刚也被分配到鲁西市科技局工作。儿女俩都十分孝顺，每月的工资都交由许阿妹保管，有这样一对儿女，还有什么可担心人老体弱时没人照顾呢。

却不料，二十二年过去了，生活越过越好了，竟然……